



1974

# 彻底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

内蒙古大学中文系大批判组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D652

35519

36

革命大批判文选(二)

25

# 彻底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

内蒙古大学中文系大批判组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四·呼和浩特

革命大批判文选(二)  
彻底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  
内蒙古大学中文系大批判组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四子王旗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82 印张:2 字数:40千

1974年2月第一版

197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750册

统一书号:3089.62 每册:0.13元

## 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 目 录

|                                   |        |
|-----------------------------------|--------|
| 鼓吹“复礼”就是为了复辟.....                 | ( 1 )  |
| 批臭野心家的哲学——“天才论”.....              | ( 9 )  |
| 卑贱者最聪明.....                       | ( 17 ) |
| 戳穿林彪宣扬“德”、“仁义”、“忠恕”的<br>反动实质..... | ( 23 ) |
| 狠批“中庸之道” 坚持斗争哲学.....              | ( 32 ) |
| 反革命“韬晦”之计的破产.....                 | ( 41 ) |
| 不许林彪用孔孟之道攻击“五·七”道路.....           | ( 47 ) |
| 从“教子经”看“林家王朝”的迷梦.....             | ( 52 ) |
| 后 记.....                          | ( 57 ) |

## 鼓吹“复礼”就是为了复辟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同历代一切反动派一样，都从孔孟之道中寻找反革命的思想武器。孔孟之道，是历代一切反动阶级的精神支柱和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是历代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阶级用来阻挡历史车轮前进、进行阴谋复辟的思想武器，也是林彪反党集团用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林彪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引用《论语》中的“克己复礼”，连续写了两条字句相同的条幅，送给他的死党叶群：“悠悠万事 唯此为大 克己复礼”。过了几天，他的死党叶群也以同样的字句，写了一条回敬她的主子林彪。两个月后，即一九七〇年元旦，林彪又第三次写了内容相同的一个条幅，而且这一次连续用了两个“唯此”，将“克己复礼”向他的死党作了特别的强调。

这些条幅上半文半白、似通非通的话，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世间各种各样的事情，只有“克己复礼”这一件最重大。

林彪及其死党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那么强调孔老二的“克己复礼”？为什么把孔老二的“克己复礼”看得那么重大？孔老二的“克己复礼”究竟是什么货色？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孔老二的原话是这样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

“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周礼，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了。”

从这些话里，我们不难看出，孔老二鼓吹“克己复礼”是为没落的奴隶主统治阶级服务，是为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统治。

西周时期，是奴隶制统治的全盛时期。那时，维护奴隶制统治秩序的是“礼”，即所谓周礼。周礼就是西周时期奴隶主贵族统治阶级所规定的等级制度、道德规范，以及为这些等级制度和道德规范服务的各种礼节和仪式。到了孔子的时代，也就是春秋末年，由于奴隶不断起来造反，新兴的封建力量不断兴起和壮大，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革新派也不断起来反对奴隶制统治，奴隶制已在土崩瓦解，为奴隶制统治服务的周礼也已经在崩溃。这个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当时天下大乱。一方面是“礼崩乐坏”；另一方面是新事物不断出现和壮大。对这种大好的变革形势，孔子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把它诬为“天下无道”。为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他提出了“克己复礼”的反动口号，妄想通过恢复周礼，使天下的人重新归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使已经崩溃的奴隶制统治重新得到恢复和巩固。“克己复礼”，是孔子为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统治而提出的反动政治纲领。

孔子鼓吹“克己”，就是要人们按照反映奴隶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周礼”去克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行动。它一方面要求奴隶主阶级内部要克制自己，不要违背了周礼；另一方面，是要当时的奴隶和新兴的地主阶级无条件地忠于奴隶主阶级，不准他们“犯上作乱”，不准他们造反。所谓“复礼”，就是要恢复已经崩溃的西周奴隶制统治秩序，即等级制度、道德规范，以及为这些等级制度和道德规范服务的各种礼节和仪式。

“克己”是骗术，“复礼”是目的。“克己”是为了“复礼”。可见，孔子所鼓吹的“克己复礼”，完全代表着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反映了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不甘心灭亡、要与新兴势力作拼死斗争的反动意志，是反对社会变革、妄图倒转历史车轮前进方向的反动政治纲领。

孔子鼓吹的“克己复礼”，完全适应了林彪的反革命愿望。他效法孔子鼓吹“克己复礼”，就是要接过这面反革命黑旗，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林彪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蓄谋已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猛烈地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充分激发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一九六九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被摧垮，无产阶级专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地召开……这些都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革命的新秩序和新生事物不断出现和壮大。全国人民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正沿着“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乘风破浪，继续前进！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的末日已经越来越近了！林彪反党集团，对这种大好形势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咬牙切齿，进行攻击和诬蔑。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革“中国人民”的命，攻击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独裁”，把我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革命景象诬蔑为“危机四伏”、“停滞不前”、“漆黑一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正是这个林彪，急不可耐地再三挥舞“克己复礼”的黑旗，发泄他隐藏已久而又迫不及待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欲望，动员他的死党加紧抢班夺权，发动反革命政变。就在一九七〇年八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亲自指挥他的死党，抛出了那个精心炮制的反党篡权的黑纲领，

发动反革命政变未遂。阴谋被挫败以后，林彪贼心不死，又躲在阴暗角落里，炮制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用武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些就彻底暴露了他们急不可耐地要“克己复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

林彪的“设国家主席”、“称天才”和《“571工程”纪要》，就是他“克己复礼”、抢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林彪“复礼”的阶级内容，就是把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

林彪和孔子鼓吹“克己复礼”，都是为了搞复辟。当然，孔子是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他提出“克己复礼”，是复辟奴隶制统治；林彪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他提出“克己复礼”，是复辟资本主义。孔子和林彪所处的时代不同，所代表的阶级也不同，但是，他们在反对社会变革、妄图倒转历史车轮前进的方向这个根本目的上，却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是一丘之貉！

孔子为了“复礼”，提出了一条“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的反革命路线。就是说，要复兴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接续断绝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起用没落的旧贵族人士。这条路线的实质，就是要镇压新兴力量，让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掌权，重新压迫和剥削广大的奴隶，复辟奴隶制的国家统治。

林彪“克己复礼”，就是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的实质，就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林彪反党集团为了实现这一反革命目的，恶毒诬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国富民穷”，叫嚣要建立一个“民富国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所说的要建立一个“民富国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将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重新拉到像蒋家王朝统治时期那样的旧中国去；就是要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林家王朝的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为了建立这种法西斯专政，他们恶毒咒骂无产阶级专政、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他们上窜下跳，八方串连，网罗牛鬼蛇神，组织反革命“舰队”，企图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逸民”——即蒋家王朝的残渣余孽、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把他们扶植起来，重新骑在人民头上，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林彪自称“天马”，把自己吹嘘为“受命于天”的“天才”、“超天才”；把广大劳动群众诬蔑为“野人”，天生的“群氓”和“蠢才”，一心要高踞于劳动人民的头上。他野心勃勃，自比周文、齐桓，称王称霸，朝思暮想，要当皇帝。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赤膊上阵，抢班夺权，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林彪为了实现他的“皇帝梦”，从孔老二那里拣来了“正名”这个破烂武器，猖狂地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叫嚣什么“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好一个“名不正言不顺”！当年孔老二的学生子路问孔子说：“如果卫君等着你去治理国政，你准备首先干什么事？”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意思是说：“首先一定要正名分！……名分不正，讲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说话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孔子急

于“正名”，就是为了“复礼”，就是为了维护和复辟已经在崩溃的奴隶制的统治制度，要使君像个君，臣像个臣，父像个父，子像个子。各守“本分”，不要乱了套，搅乱了奴隶制的统治秩序。林彪鼓吹“正名”，就是他要当“国家的头”。他当了“国家的头”，就能名正言顺地干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就能“黄袍加身”。林彪自吹为“受命于天”，满以为能按自己的如意算盘如愿以偿，没料到竟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天马”成了“螳螂”，“皇帝梦”成了“黄粱梦”！林彪这个野心家，为了篡党夺权当皇帝，竟乞灵于老天爷和孔老二的亡灵，真是异想天开，白日做梦！

孔子为了“复礼”，鼓吹“克己”；林彪为了复辟，也鼓吹“克己”。林彪所鼓吹的“克己”，同孔老二一样，都是反革命的策略和手段，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孔老二这个“巧伪人”，“滑得可观”，是货真价实的两面派。他到处高唱“克己”、“爱人”，但刚一上台，就杀了革新派人物少正卯，并且陈尸三日，哪里有一点儿“克己”？哪里有一点儿“爱人”？林彪这个两面派同孔老二是一路货色。他鼓吹“克己”，一方面是吓唬革命群众要克制自己，不要起来革命，不准起来造反。妄图束缚群众的手脚，解除群众的思想武装，使广大革命群众成为他们忠实的“顺民”和奴隶。谁要起来造他们的反，就是不“克己”，就是不合“礼”，就要“讨之”、“诛之”！另一方面，是要告诫他们的同党，在时机未成熟的时候，不要轻举妄动，要时时注意克制自己，要约束自己的言论和行动，要“注意荫蔽”，要“勉从虎穴暂栖身”，要“打起红旗造反，叫人不易看穿”，要“忍耐”，要“有静气”，要“遵守纪律”……，但在背地里却阴谋组织反革命“舰队”，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磨刀霍霍。然而，隐瞒是不能持久的，他们一旦

认为气候成熟，就再也不能“忍耐”，就要用法西斯手段反攻过来，“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不成功便成仁”，哪里有一点儿“克己”的精神？

但是，世界上一切反动派都是一些蠢人，他们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不管他们玩弄什么阴谋手段，他们的如意算盘总是不能得逞的。林彪及其死党，机关算尽，耍尽了阴谋诡计，爬得很高，摔得特重，从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最后私乘飞机，仓皇逃窜，投奔苏修，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

林彪之流在当今的世界上要复辟资本主义，就必然要找一个帝国主义作为自己的后台老板。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中国软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林彪的后台老板，就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林彪在国内要依靠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在国外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借苏修力量“钳制”各种力量，这是由他的阶级本性和国内外的形势决定的。苏修叛徒集团的头目勃列日涅夫，也早就公开宣布要继续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狂妄地宣称：“代表中国真正利益的健康力量迟早还会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在自己伟大的国家获得胜利。”赤裸裸地、卑鄙无耻地给林彪反党集团撑腰、打气。事实证明，林彪是一个无耻的叛徒卖国贼。他惨淡经营“克己复礼”，阴谋复辟资本主义，是要做苏修“核保护伞”下的儿皇帝，是要使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沦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解放前的一个世纪里，我们伟大的祖国，受尽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践踏和蹂躏。我国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奴役下，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长夜难明赤县天”！我们的祖国和

人民，经受了多少深重的苦难！是党和毛主席把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了出来！是党和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抛头颅，洒热血，终于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了一个独立自主、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幸福来得不易！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竟敢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要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沦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要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能允许吗？不！我们坚决不答应！

林彪为了“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早已见孔老二去了，但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仍然存在。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决前进，反对倒退！粉碎任何阶级敌人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阴谋，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 批臭野心家的哲学——“天才论”

唯心论的天才论，历来就是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武器，是野心家、阴谋家的理论基础。孔子要“克己复礼”，宣扬天命论，复辟奴隶制。林彪也要“克己复礼”，鼓吹天才论，复辟资本主义。两个时代，一条黑线；两个家伙，一样本质。

春秋末年和战国时代是奴隶制日益没落、封建制逐渐兴建的时期。孔子和孟子站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立场上，狂热地鼓吹反动的天命论和天才论。孔老二鼓吹“天命”，说什么“天”是至高无上的神，主宰世界。得罪了“天”，是无法求饶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的富贵贫贱、生死祸福都是天老爷安排的，命中注定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孔子根据这种唯心论的天命论又引出天才论。他说什么反动统治者是“生来就知道的人，是上等人”，“老百姓是遇到困难不学习的下等人”（“生而知之者，上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孔子恶狠狠地把劳动人民看作是天生的蠢才，是被统治被奴役的下等人。同时，他又无耻地自我吹嘘“上天把治理天下的圣德和使命赋予了我”（“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自封天才。孔子的门徒也为他涂脂抹粉，说什么孔子“本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而且使他多才多艺”（“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论语·子罕》）。孟子也把劳动人民骂作“后知后觉”的“野人”，把自己说成“先

知先觉”的“圣人”。孔子又说“高贵的有智慧和的人和卑贱的愚蠢的人是先天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这样，孔孟把奴隶主说成“天生”的统治者，劳动人民“天生”受剥削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且永世不变。孔孟这样狂热地鼓吹天命论，目的是给劳动人民套上沉重的精神枷锁，使纷纷揭竿而起的奴隶屈从天命，放弃斗争，安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地位，同时为奴隶主阶级复辟制造理论根据，维护摇摇欲坠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地位。

唯心论的天命论浸透着剥削阶级的反动性和欺骗性。历来反动派都用它来作为欺骗人民、统治人民的反动思想武器。林彪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特别是他利用天命论的天才论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作为妄图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的林家世袭王朝的精神支柱，这也充分表现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的虚弱性。

林彪宣扬人生下来就有“天生”的智慧和能力。他在送给死党叶群的题词中，把他们自吹的“美德”说成是“受于天”的，甚至无耻地说：“我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有什么办法呢？爹妈给的么。”他的死党肉麻地吹捧他是“天才”，甚至连他的儿子也成了“无师自通”的“超天才”。这同孔老二自吹“天生德于予”，孟子自吹是“先知先觉”的谬论完全一样。林彪还学着孔孟的腔调诬蔑、攻击劳动人民，胡说什么人民群众是“分不清鱼目和珍珠”的“愚氓”，必须受“天才”、“超人”的统治。这又同孔孟攻击劳动人民是“天生”的“蠢才”，必须受“劳心者”奴隶主欺压的谬论一脉相承。林彪叫嚷自己一伙“受于天”，这证明了林彪的天才论就是来自孔子的“天命论”。他顽固地坚持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

就是企图论证他是“受于天”的最高统治者。

列宁指出，哲学上的党派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联系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就可以看出林彪一再抛出天才论，就是为他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

一九六二年，国内外反动派、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拼凑起反华大合唱，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肆意攻击三面红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当时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非常剧烈。就在这一年的六月，林彪手书“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条幅，挂在他的床头正中墙上。林彪自比“天马”，以“至贵”、

“超人”自居，以为无产阶级天下“糟得很”，他这匹“天马”要出来主宰世界了，妄图实行独裁统治。林彪这种反革命的狼子野心，原来还是从孔孟之道来的。孟子要复辟奴隶制，他说“如果要平治天下，在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呢？”

（“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看，林彪和孟子的复辟狂、自大狂的形象何等维妙维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专门给林彪题词打气，说什么“天马行空，猛志常在”。陈伯达借用古代神话故事，表示他们这伙“天才”、“超人”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常在”，就是刀搁在脖子上，掉了脑袋也要顽抗到底。陈伯达还感到言犹未尽，又题了一句：“天马横空，知无涯”。硬把林彪吹捧成才能、智慧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天才”和“救世主”，为林彪复辟资本主义打强心针。更为恶毒的是，陈伯达还题诗一首，说什么“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为林彪这个“天才”抢班夺权制造根据。但是，阳光驱

除了乌云。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为全党全国人民制定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向资产阶级发起猛烈进攻，指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性，批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林彪一伙见势不妙，缩了回去，隐蔽下来，等待时机向人民反扑。

一九六六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在这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生死搏斗的关键时刻，林彪利令智昏，迫不及待地跳出来鼓吹天才论。说什么“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吓唬别人，谁不承认林彪是“天才”，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又说什么“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把自己装扮成“救世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同孟子所说的“每过五百年一定会有英明的帝王出现，那中间一定有闻名于世的人产生出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孙丑下》），如出一辙。林彪把自己打扮成“天才”，就是想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但是，毛主席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航向，亿万人民的革命洪流滚滚向前，修正主义头子林彪只得用反革命两面派的策略，聚集死党，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反革命政变计划。

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九大胜利召开。林彪伙同陈伯达妄图分裂九大，篡改毛主席为全党制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和党中央挫败了林彪一伙的反党阴谋。林彪怀恨在心，一九六九年冬他自比帝王周文、霸主齐桓，把历代统治者当“人主”的经验作为座右铭，一心想当帝王。果然，一九七〇年他抛出反党政治纲领，要当“国家的头”。八